

## 毛泽东、周恩来访苏前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决定派代表团访问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对巩固新中国的国际地位，维护世界和平起着重要作用。为了破坏新中国的首次外交活动，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制定了一系列暗杀计划，由此引发了一场正义与邪恶的特殊较量。

### 一、国民党保密局获悉毛泽东访苏情报

夜色渐浓，北京城的万家灯火依然通明。这是 1949年 11 月，古都北京到处是喜庆的锣鼓声，人们载歌载舞，还沉浸在欢庆新中国诞生的气氛之中。

靠近天安门的南池子一带的一处两进院落里，有一户人家早早地关上了房门，并用厚实的窗帘严严实实地遮住了窗户上的微弱灯光。

从外面看，这家屋里没有灯光，似乎主人已经入睡。但遮盖严密的屋内却不时传来阵阵“嘀嘀嗒嗒”的声音。借着一部

电台鸡心形的小灯泡发出的微弱绿光，从侧面可见一张因紧张、恐惧而扭曲的脸庞，他两眼紧紧盯着电台旁的情报密码底稿，手指在电台键盘上不停地上下按动。随着指尖的不断跳跃，一阵阵“嘀、嘀、嘀、嘀”的发报声从黑夜里传出。

此时我反特监听台里，一台台精密的仪器设备，五颜六色的信号灯扑朔迷离，交替闪烁。几个值班员正全神贯注地监听，当敌台一发报，他们便从空中及时地截获了这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凭着高度的政治敏感和科学的破译技巧，他们从敌人配码密语的规律中很快猜译出潜伏敌人已经向台湾国民党保密局报告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访问苏联的情报。

值班的军委猜译局首长接过猜译电文，只见上面赫然写着：

毛泽东定于 12月 1日访苏， 0409

“马上向毛主席报告！”首长当机立断。

晚间的中南海，碧波粼粼的湖水已经结了冰，晶莹洁白的冰面将岸边的灯光映衬得更加明亮。

丰泽园内，一盏墨绿色的水晶台灯洒下一片柔和的光辉。

毛主席手中拈动着一支红蓝铅笔，正在聚精会神地审阅文件，当他看到刚刚送来的军委文卷中猜译密电的报告，立刻在文件上挥笔批示：

公安部：

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

毛泽东

冬日的傍晚，夜色越来越浓。中南海西花厅的灯又亮了。

刚刚参加完一个重要国务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又习惯地坐在了那张宽大的写字台前，柔和的光线照着他那刚毅的脸庞、浓重的双眉。他正值壮年，精力充沛，生命如同一支燃得正旺的火炬。

“报告！”秘书走进来，对正在伏案审阅文件的共和国总理说：“罗部长和杨副部长他们来了。”

周总理闻声放下手中的毛笔，抬起头说：“噢，快请他们进来。”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其工作之繁重是可想而知的。这几天又正是中央倾其全力研究决定毛主席出访苏联事宜的关键时刻，没有想到，冷不防又增加了一个侦破敌人潜伏电台，保卫毛主席出访安全的重大问题。

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副部长杨奇清推门进来，并排向共和国总理举手敬礼——这是一对老搭档了，很早就互相配合工作，为我党的保卫工作立下过汗马功劳。罗瑞卿身材高大，眉宇间流露出一股军人的豪气；杨奇清身材矮小，举止中透着长期担负保卫工作所特有的那种机警与干练。

“请坐，坐下谈。”周恩来一指沙发。

警卫员走进屋，将两杯刚刚沏好的香茗放在部长和副部长的面前。

罗瑞卿揭开杯盖，一股清香袅袅飘出，他啜饮一口，连声赞道：“好茶，好茶！”

杨奇清没动茶杯，却从上衣口袋里抽出一支香烟。这几天，为部署和安排主席专列的保卫方案，他几乎夜不成眠，紧

张工作时尚无感觉，一旦坐下，顿时感到阵阵困倦袭来，他想抽一支烟提提精神。

他的焦虑不无道理，当时的治安形势颇为严峻。

毛主席进城后是第一次亲自下达限期破案命令，就像十万火急的军情，容不得半点延误。访苏日期已定，决不能因此而变更。确保党和国家领导人访苏安全，这不仅是一场敌我双方的实力战，也是一场特殊的政治战。

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以及同斯大林的联系就很密切。当解放战争接近最后胜利之时，就有更多的问题需要同斯大林商量。所以当毛主席率中央部分同志于 1948 年 4 月先期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南陈庄的时候，就打算亲自访问苏联，并组织了一个精干的代表团，准备乘吉普车开往中苏边境与苏联领导人会晤。但当电询斯大林的意見时，斯大林从中国当时的革命形势考虑，复电说：“中国革命正处于决定性关头，毛主席作为统帅，不宜离开岗位。如果有重大问题需要商谈，苏方将派一位政治局委员作为全权代表来听取毛主席的意见。”

毛主席当即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党中央就着手为毛主席访苏做准备。

1949 年 12 月 21 日是斯大林 70 诞辰，毛主席决定率代表团前往祝寿，并就两党之间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見，商讨和签订有关条约、协定等。毛主席临行前，斯大林又电告：

“保卫工作要做好，千万不要大意。”

不料，毛主席还未动身，国民党特务就探听到了消息。

按计划毛泽东一行出访所经地区大多为新解放区，土改、

镇反工作尚未进行，铁路虽然全部接收过来了，但内部人员有待清理，我党对专列保卫工作还缺乏经验，铁路公安保卫工作也尚在建设之中。而且，沿途有着众多潜伏下来的国民党武装特务出没活动，加上里应外合，危险性决不可低估。今晚周总理紧急召见他们，就是要对毛主席出访的安全问题再做一次筹划。

“奇清啊，怎么，熬不住啦？”公安部长和自己的老搭档开着玩笑。

杨奇清笑着摇摇头，又把香烟放回衣兜。因为主席也抽烟，杨奇清在主席面前吸烟不觉太拘束，在总理的办公室吸烟反倒有些拘谨。

周恩来微微一笑：“奇清同志，你请自便，我虽然不抽烟，可是并不禁止别人抽烟嘛！”

罗瑞卿和杨奇清相视一下会心地笑了。

杨奇清重又将香烟抽出，打火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

周恩来合上手里的文件，面色渐渐严峻，他望了一眼罗瑞卿和杨奇清，说：“怎么样，我们把情况再凑凑？”

罗瑞卿放下茶杯，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地图铺在茶几上，上身前倾，语气庄重地汇报道：“东三省解放得早，像黑龙江，我们1947年就搞了土改，但是那里日本人统治的时间长，还有不少武装土匪在铁路沿线出没；相对而言，倒是河北境内要安全得多，老根据地嘛！”

周恩来点点头，用粗杆的红蓝铅笔在地图上东三省境内重重地划了两道，问：“那么，采取了哪些防范措施呢？”

“根据总理的指示，我们一个省一个省抓了落实。罗瑞卿有条不紊地汇报道：“首先，组织部队对沿途匪患进行清剿，特别是东三省境内，清剿工作已经搞了几个回合；同时，由总

参谋部调动部队护路。北京、天津、山海关，一直到满洲里，每隔一段儿就有一个步兵游动哨，并派出巡逻部队沿线加强巡视，不准任何路外人员接近线路，不准在铁路两旁逗留；对可疑人员，允许哨兵严加盘问，必要时扣留送上级审查。”

周恩来把粗杆红蓝铅笔在地图上重重一点，说了一声：“好！”少顷，又语重心长地道：“对主席的安全保卫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丝不苟，不能有丝毫的大意。我们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敌人，各种困难都要估计到，诸如基洛夫、列宁被刺的事件也可能发生，一定要力争避免。”

罗瑞卿、杨奇清点点头。

周恩来又一扬剑眉，问杨奇清：“侦破国民党那个潜伏电台的进度如何？”

杨奇清回答：“正在全力组织侦破，目前，还没有突破性进展。”

周恩来站起身，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在房间里来回踱了两步，说：“这个案子，我已经向主席做了汇报，主席指示，在他回国以前，一定要镇压这些反革命。根据当前工作情况，罗瑞卿同志主要抓肃反工作，这个案件的侦破主要由杨奇清同志负责。”

杨奇清摁灭烟头，起身立正：“请总理放心，我们保证在主席回国前清理掉这个隐患！”

周总理高兴地握着杨奇清的手说：“好，奇清同志，我等待着你们胜利的消息！”这时，罗瑞卿也站起身，问：“主席启程的日子定了吗？”

周恩来摇摇头：“还没有最后定下来，一旦定下来，我会立即通知你们的。不过，这是这次重大行动的最高机密，对非直接关系人员要一律严格保密。”

“是！”罗瑞卿和杨奇清立正应答。

周恩来望着公安部正副部长，双眸中闪烁着信任的光芒。他沉思片刻又关切地叮嘱说：“没有特殊情况，你们这两位‘保卫大臣’是要送主席到满洲里的。密切注意沿途情况，及时向我报告，正常情况下，也要每隔4小时向家里通报一次。”

罗瑞卿和杨奇清的轿车刚驶出中南海，中共中央委员、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的轿车又“嘎吱”一声停在了西花厅的门前。应召而至的铁道部长推开车门，快步登上西花厅的台阶。

周恩来已经在门口迎候：“代远同志，快到屋里坐。”

铁道部长望着总理，语气中饱含关切：“总理，您要注意身体啊！”

周恩来揉一揉罩上一圈黑晕的眼睛，岔开话题道：“罗瑞卿和杨奇清来过我这里，沿途的保卫工作他们已经会同总参谋部做了妥善的安排，铁路上的保卫工作可要由你唱主角喽！”

滕代远点点头，从衣兜里掏出笔记本摊在面前的茶几上：“我们研究制定了一些具体部署，不知道是否妥当？”

周恩来神情专注，剑一样的浓眉下露出睿智的目光：“好，你谈谈看。”

“首先，要纯洁内部，对沿线铁路职工进行严格的审查、调整 and 清理，参加专列工作的所有人员，必须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党、团员，不允许留一个可疑分子；沿线各站的值班人员，必须经过党委的逐个审查，确保政治上的可靠，同时要求各级党委的负责干部深入基层，坚守岗位，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周恩来点点头，“这一点很重要。我再送你几句话：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不要搞孤立主义、神秘主义。”

滕代远埋头记录。少顷，又抬起头说：“铁路系统的公安

组织很不健全，肃清土匪刚开始，因此，我们已经对全路一切设备，尤其是直接与列车运输有密切关联的车、机、工、电等，动员全体职工进行了大检查、大维修、大保养，并指定专人负责，严格交接班制度，使设备始终处于良好状态，消灭一切可能发生的技术事故，从物质上、技术上为主席出访做好充分准备。第三……”

“丁零零零……”电话铃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周恩来抓起红色的电话机听筒：“喂，我是周恩来……噢，聂老总……准备调动三个军的部队参加护路……好，我知道了。”他抬起手腕看了一下手表，“这样吧，过两个小时，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我们再当面谈一谈。”放下听筒，周恩来以手示意铁道部长：“代远同志，请接着谈。”

铁道部长继续汇报说：“专列的全面检修，由铁路局负责，逐辆彻底检查，并请部队派工兵用雷达扫描探测有无易爆易燃的危险物品，然后实行封闭；派部队 24 小时警卫，凡上车人员，必须持有‘特许证’，验证后才可上车，最后由铁道部派人验收合格后方准使用。”

周恩来插话道：“这一两天，你抽个时间陪我到机车厂看一看专列。主席要在车上呆几天几夜，一定要安全舒适才成。”

铁道部长颇为自信地一笑：“您放心吧，专列我已经查看过了，这是我们接收的国民党高级列车，又加以全面改造，专门为主席外出准备的。”他略一停顿，见共和国总理仍以关切的目光注视着自己，便进一步介绍道：“专列上有一节瞭望车，挂在列车尾部，有一节会议室式的车厢，还配备了几节一般的软席卧车和高级餐车。车内温度可以自由调节。”

周恩来满意地点点头，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又问：“床是软的还是硬的？”

铁道部长回答：“软床。”

周恩来一摆手：“你们不了解主席的生活习惯，他是一生睡不惯软床哟！”

“这我们倒是忽视了。”铁道部长挠挠头，有些不好意思。

周恩来指示说：“把软床换成一张藤床，要有弹性而又平直 这件事你要亲自落实一下。”

“是。”铁道部长点头应允，他把笔记本翻过一页接着汇报：“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们在列车编组方面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为了迷惑敌人，防止敌特发现后中途破坏，拟同时派出三组列车通过。三组列车的顺序可随时调整，前列为警卫专车，派部队武装押运，并专门安装有无线电军用电话与专列上的指挥台随时联络，中间一列同时通过，使敌人无法弄清专列的准确位置。”

周恩来赞扬说：“兵不厌诈嘛 这条措施很必要。”

“在运输调度上，为预防一切事故，在专列未通过前，停开一切客货列车，如在沿线运行可就近入站待命，待专列通过以后再重新编组发放。”铁道部长合上笔记本，抬头望着共和国总理，“您看，这些措施可行吗？”

周恩来沉吟片刻，眉锋一扬：“好，就这样办！”见铁道部长起身欲走，周恩来举手示意，缓步踱到办公桌前，轻轻撕下一页台历，“我再给你补充两点——”

铁道部长忙掏出笔记本，摊在手掌，注视着共和国总理。

“第一，要严格保密。铁道部和公安部要分别为专列规定代号，以便于在电话电报上使用，沟通上下的联络。”

“我们也考虑了这个问题。罗部长他们规定专列代号为‘李德胜’ 铁道部为专列规定的代号为 9002。”

周恩来的脸上绽出一缕满意的微笑，但那笑容很快便消逝

了，随即代之以严肃的神色：“为做到高度保密，各地党政负责干部，一般不进站迎送，除非主席特别召见的；从首都出发时，中央领导同志也不进站送行。”周恩来把撕下的那页台历放在桌子上，加重语气说：“今日起，代远同志，保卫工作由公安部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铁路内部一律由铁道部公安局全权负责并随时向公安部请示报告。另外，对铁路内部工作人员的审查和清理，你亲自挂帅，统一领导，既要不留一丝一毫的危险隐患，又不许动辄逮人，要严格执行审批规定！”

“请总理放心，我回去以后马上布置。”

周恩来望了一眼桌面上那张撕下的台历若有所思地说：“各项准备工作要赶快就绪，专列尽快进入待命状态，保证命令一下，10分钟内即可开进车站，到达始发线。能做到吗？”

“没问题！”铁道部长把笔记本装进了公文包。

## 二、杨奇清点将，“病号”曹纯之立军令状

公安部偌大的会议室内。

杨奇清副部长正在召开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领导干部会议。

有关同志正在汇报：“经过十几天的内查外调，除了放电译文和发电署名 0409 之外，还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线索。但是，根据中央军委反特监听台判断，0409 可能是百家姓中郭、国、顾、巩四姓氏之一。”

这时，另一位侦察干部插言说：“这四个姓氏在北京的户

口册上就有 2 万多人。目前的任务是如何从这两万人里找出可疑人员……”

一个侦察人员补充道：

“这四姓氏中光重名重姓的人就有一千多。因此调查分析工作十分艰巨。”

……

杨奇清副部长一边耐心听着情况分析；一边不断地抽着香烟。他双眉紧锁，两眼微眯，显得很是不满意。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都熟悉这位老部长，一贯是“严师出高徒”，此时正是他特别焦急，非常恼火的时刻，弄不好就会来一场暴风雨！

果然，汇报的同志刚刚说完，杨奇清把烟头使劲在烟灰缸里摁熄，陡然站了起来，严肃地批评说：“照你们说的这样，毛主席限期破案的命令就会落空。敌人已经知道了毛主席访苏的消息，不及时侦破敌台，在访苏过程中就可能出现意外问题。现在 10 多天过去了，案情却毫无进展，你们的本事都哪里去了！”

杨副部长的话越来越严厉，会场上的空气，顿时压抑得使人透不过气来。

这时，杨副部长用犀利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突然大声地问道：“曹纯之呢？他干什么去了？”

“他胃病犯了，现在还在病床上躺着呢。”老资格的苏玉涵副处长赶紧解释。

苏玉涵，是公安部一局侦察处副处长，曾任杨虎城将军的秘密警卫队队长。西安事变时，深入虎穴，出色地保卫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安全。他性格粗犷，平时常和杨副部长开玩笑，有时发生争执“叮当”起来，互不相让。

杨副部长听了苏玉涵副处长的解释后骂着说：“这个曹纯之，早不病，晚不病，偏偏在这个节骨眼给我生病，马上把他叫来！”

“是！”通信员刘伟大步流星跨出门外，驾起吉普车径直向医院奔去。

杨副部长是 1921 年跟随彭德怀将军参加平江起义的红军将领。他长期从事党中央的政治保卫工作，在公安战线上是一位声威功业显赫的领导干部。他作风果断，说话直截了当，从不拖泥带水。往往寥寥几句话，就让人感到力有千钧。

侦察科长曹纯之，是杨副部长发现并亲手培养起来的公安侦察主将，外名叫“公安部的一堵墙”。他身材高大匀称，精力旺盛；那张端正的国字形脸上，前额饱满，两道浓眉间距很宽。尤其是那目光深邃睿智，具有一股黑幽幽的穿透力。再看他鼻梁挺直，嘴巴稍大，笑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和蔼可亲，甚至有几分憨厚，而当嘴角闭上时，却又显得威严而庄重。人们习惯地称他为“老曹”，其实他还只是个年龄不超过 30 的小伙子。只是由于思维敏捷、运筹帷幄往往胜敌一筹才得此尊称。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曹纯之在冀南地区做公安局长时，就特别受到杨副部长的器重。那时，老曹神出鬼没，威震敌胆，在晋冀东南一带与敌周旋如鱼得水很有名气。敌人称他为“曹阎王”，老百姓则称他为“曹包公”。他和他的助手成润之一同被称为“曹局长的脸，成局长的眼！”意思是特别地厉害，每当抓住土匪、汉奸，只要他轻轻一笑，这个人就算完蛋了。所以，每到一地，公安局的布告一贴，大名一署：曹纯之。老百姓看了都像吃了定心丸，心里感到很安慰。敌人看了却望而生畏，心里直念叨：我的娘！这个“曹阎王”又来了！

当时的冀东南地区敌众我寡，日伪横行。然而、在险恶的

环境里，老曹率领精悍的公安队几次巧施反间计，利用日寇消灭顽敌，配合大部队军事行动，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在公安工作初创阶段大显神威。

特别是 1947 年秋，他在任邯郸市公安局长时，面对复杂、恶劣的对敌斗争环境，几次粉碎敌特的破坏阴谋和武装暴动，胜利地完成了保卫驻邯郸的中央局机关的艰巨任务，对此，中央局领导给予极高的评价。

1949 年初，大地回春，万象更新。全国的革命斗争形势越来越振奋人心，驻邯郸的中央局机关的同志们都在兴高采烈地忙着陆续进北京的准备工作。

一天，老曹奉命去华北社会部<sup>①</sup>向杨副部长汇报侦察保卫工作。听着老曹有条有理的汇报和相应采取的周密有效的措施，杨副部长很满意。

看着这个年轻有为、勇猛机智的公安局长，杨副部长突然决定说：“老曹，你不要汇报了。你这个公安局长不要再干了！”

老曹猛然一怔：“哟。我这里有什么问题，请部长指正！”

“你不要回邯郸当那个地方官了。跟我到北平去，专门做侦察工作，怎么样？”

老曹这才恍然大悟，起身敬礼说：“部长信任，我服从命令！”

从此，老曹成了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一级侦察科长。

到北京后，老曹接二连三地打了几个漂亮仗：剿灭国民党保密局地下工作队，破获敌北平技术纵队，“七一”保卫毛主席

---

<sup>①</sup>华北社会部：中共中央负责华北地区锄奸、保卫工作的机关。

席，智擒敌特武小鹏……不断创出振奋人心的佳绩。

杨副部长对他这个得力的助手和下属很是满意。因此，在关键时刻，总是敢于把重任压给他，而老曹也从来敢于当仁不让，以对党的事业极端负责的大无畏精神冲锋陷阵！

前几天，老曹在指挥侦破国民党保密局北平青年救国军一案中，因疲劳过度，胃病突然又犯了。在这场战斗中，国共两党的年轻人，在特殊的时间、地点又进行了一场特殊的较量，虽然我方有几个年轻的侦察员受了点轻伤，但却捕获了 50 多名青年救国军骨干。老曹又是一连几天，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有病不下火线，胃病不犯才怪呢。

清晨，病房窗外的松树显示出勃勃生机。

窗外的树丛中，几只快活的小鸟调皮地跳来跳去，正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

老曹这时正双手合拢侧卧在病床上睡大觉呢。

通信员小刘三步并作两步来到病房，见老曹安然地睡着大觉，便大声嚷道：“好哇，你还睡呢！都让杨副部长训得不敢吱声了。叫你快去呢！”

骤然惊醒的老曹一骨碌爬起来：“哟，你这个冒失鬼，打断了我的美梦。你有什么事？”

“什么事，快去挨熊吧！”

“我去挨熊，我又没惹谁！”

老曹看了看手表，才 8 点钟。自言自语地说：“我还没吃早饭呢。”仍然躺在那里不愿起床。

小刘急了：“找不到敌人，杨副部长拍桌子了！”说着，从衣架上取下老曹的军装递上说：“快穿，快穿，到了那里你就知道厉害了。你思想上要有准备。”

老曹心里一惊，断定发生了重大案件。他赶紧披衣下床，随手装了几包药片，匆匆忙忙地上了车。

到了一局办公室，老曹刚走过窗户底下，就听见杨副部长在发火。杨副部长的脾气老曹是知道的，他的神经立刻处于“战前戒备状态”。

像往日一样，老曹在门口声音洪亮地喊了一声：

“报告！曹纯之到。”语音未落，老曹已随手推开了门。他后脚跟儿还没挪进门框，杨副部长就大声地责问：

“你曹纯之是公安部的侦察科长，紧要关头，到哪里去了？”

未等老曹答话，杨副部长又高声说：“你这个曹纯之，早不病晚不病，偏在这个时候生病！”

老曹一看杨副部长的脾气，心里更明白了。

老曹笑眯眯地走过去，端起茶壶给杨副部长倒了一杯茶：“部长，你消消气，喝杯茶。你说的，不就是破案吗？”

“对，就是要破案！可你知道这是什么案子吗？”

“不管什么案子，你交给我破就是了。”老曹和颜悦色地说。然后找了个空座位坐了下来。

“你说的倒轻巧，有限期的！”

“有限期的，我按限期完成。”老曹站起来，一边回答一边问：“还有多少时间呢？”

“按照毛主席访苏预期返回的时间限期，现在只有 22天了。”

“还有 22天，我 22天完成任务好不好？”老曹以镇定的口气应诺道。

杨副部长的火气平息了，但语气有所加重：“你老曹嬉皮笑脸的，这是战斗，开不得玩笑。”

“军中无戏言，我敢立军令状！”

“说话算数？”

老曹又随即立正说：“完不成任务，提头来见，行不行！”

大家一听面面相觑，没有想到老曹敢立军令状！

杨副部长看了看大家，诙谐地说：“好，事到如今，我只能玩这个病号了。”

话音一落，室内的气氛顿时缓和了许多。

接着，杨副部长以坚定的语气宣布说：“好！就这样，我定了，命令曹纯之为这次破案的前线指挥。你们统统给我当参谋，每天晚上我要听曹纯之汇报！”说完，转身又对坐在身后的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连贵说：“曹纯之他们工作需要什么就给什么，不用见我的批示，耽误了事，我揍你！”

宋连贵连声答应：“好，好！”

老曹当即对杨副部长要求说：“部长，我有兵，还没有地方安营扎寨。我在公安部指挥破案不方便。”老曹是想跟部长要个环境幽雅而又隐蔽的地方。

“哎，这个事情，你自己想办法去。北京市你那么熟，哪个地方合适，你要下来，叫人给你腾房子就是了。”杨副部长给老曹的权力是够大的了。

这时，侦察处长李广祥向老曹建议说：“破案地点最好在云南会馆，那儿是市公安局第一侦察队所在地，一队是你组建的，又是你领导下的骨干力量，一队的同志们也都愿意当你这个‘曹营’的兵！”

“对，云南会馆的社会性很强，对外便于隐蔽，就这样定了。”

---

云南会馆：封建社会，云南省各地学子进京赶考所居住的地方，后成为该省在京的同乡会和联谊会。

……

下午，金色的夕阳冲破铅灰色的天空照耀着前门外古老的云南会馆。

云南会馆为明清式清砖建筑，单檐挑角，飞檐起脊，共有两进院落。正殿殿顶坡度平缓出檐深远，门窗镂刻着图案，雕梁画栋色彩斑斓。尤其是大门两边的楹联：“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世界大同”的字样依稀可辨。来到这里总能给人以深沉、悠远的壮观之感。

老曹与助手成润之、北京市公安局侦察科副科长张炎等满怀战斗豪情，迅速汇集到云南会馆。

一场新的隐蔽战斗开始了。

### 三、《政治经济学》救驾；“查汇”便是突破口

当晚，呼呼的北风伴着冷雨刮个不停。

气温骤然下降，大家挤在会馆内的客厅里，围绕着火炉开起了“案情分析会”。

老曹讲了侦破此案的政治意义后，严肃地指出：

“同志们，这一仗是我们和国民党保密局北平潜伏组织的又一次较量。关系到毛主席访苏的安全。但是从目前实际掌握的情况看，任务相当艰巨，情况很复杂：第一，对潜伏的敌台，我们还没有破获经验；第二，破案期限要求很短，对敌人的活动规模很不清楚。对此，我们要调动一切力量，发现线索，寻找突破口。请大家对侦破此案提出自己的意见。”